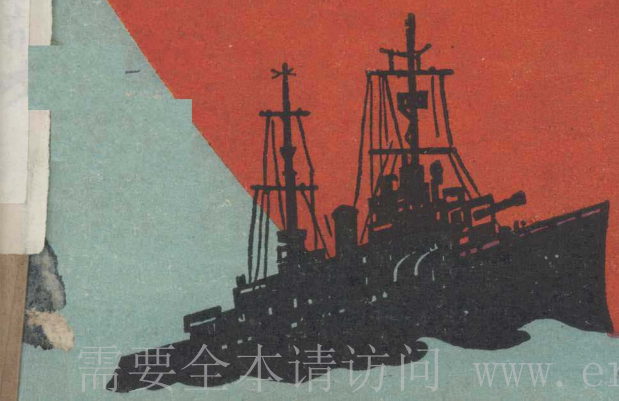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文学剧本

向海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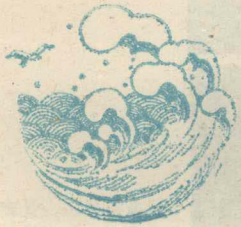
張道亚　程景山　唐　健
吴　文　林　揚著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向海洋

張道亚　程景山　唐　健
吳　文　林　揚著



电影文学剧本

向海洋

著作者　張道亚　程景山
唐健　吳文　杜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上海康平路155号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　印張：2 3/4　插頁：3　字数：54,000
1960年4月第1版
1960年4月第1次印刷　印数：1—14,000册

統一书号：10073·1483
定价：(八)0.30元

陈执中："欢迎你，政委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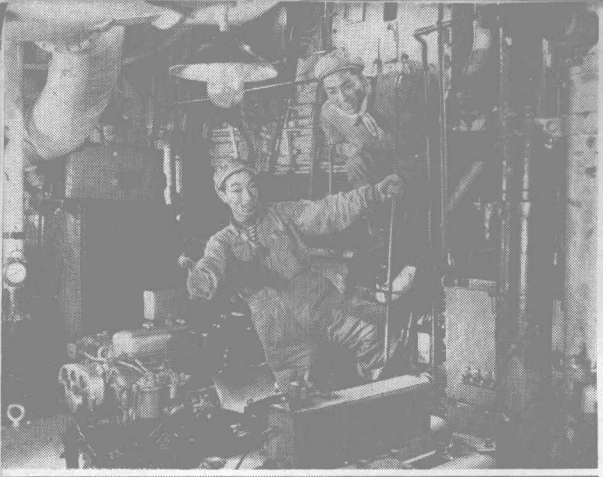


汪政委："这老一套不行啦，以后得想点新鲜的…"



張玉山："班长，这是什么？"
老何："这叫俥钟"
張玉山："干什么用？"





小刘："嘿，今天可大摇大摆的到电机仓跟前来了。"



陈执中："机器坏了的责任，在我們領导身上，这是如何訓练部队的問題，这是个領导問題。"



敌舰长："放烟幕！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章

一

司令部門口，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大木牌，上面写着：华东軍区海軍司令部。

門口有两个穿水兵服的战士，在持枪站崗，吉普車喇叭声，由里向外傳来，哨兵向門內望了望，一輛吉普車駛出門来，拐弯向馬路上駛去，馬路上空，悬挂着一幅巨型横幅标語，写着：

粉碎敌人封鎖，建設人民新上海！

吉普車在馬路上飞馳着。司机旁边，坐着一位穿黃呢制服的陆軍干部，年約二十七八岁，这就是汪平。他两只敏銳的眼睛，虽然显得略有所思，但依然是神采奕奕。他的警卫員張玉山，二十岁左右，坐在后排座位上，可能是因为吉普車比

較狹窄，他把背着的卡宾枪轉到胸前，手上在摆弄着一只新口琴。汪平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順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崭新的工作手册，掀开封面，第一頁上印着毛主席的題詞：

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，
我們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軍！

張玉山伸长脖子望了一眼，欣喜地說："团长，你的工作决定了?!"

汪平："嗯！"

張玉山探問地："改行当政委啦?!"

汪平："是呀！"

張玉山："到哪儿?"

汪平望着他的警卫員張玉山，喜悅地說："怒吼艦！"

張玉山听到是上艦，也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，天眞地笑了。

二

怒吼艦艦长陈执中手上拿着講义、書籍之类的文件，站在碼头上凝視着前面用伪装网籠罩起来的"怒吼号"軍艦。在靠近軍艦的碼头上，一个水兵在放哨。

远处，航海长楊家堂急步走来。他右臂上挂着"値星"臂章，当他走近正在凝望軍艦的艦长陈执中时，恭敬地立正，喊了声："报告！"

陈执中慢慢地轉过身来，望着站在他面前的楊家堂。

楊家堂："报告艦长，部队已經集合到課堂里了！"

經过英国皇家海軍学校訓練的陈执中，威严地点了点头，便向碼头广場走去，楊家堂跟在后面。战士們正紛紛走入广場对面的飯厅。

陈执中走了不远，稍停，等楊家堂跟上来时問："还有人往艦上跑嗎？"

楊家堂："我在队前講过了，为了保护机器装备，沒您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許上艦。"

陈执中好象还滿意地点了点头，便和楊家堂并肩向飯厅走去。

三

繁华的南京路上，車水馬龙。一輛吉普車越过旁边的車輛，向前疾駛。四大公司的高楼，远远向后退去；街道的上空，悬挂着巨幅的标語：

中国共产党万岁！

吉普車中，向外凝望着的汪平忽然轉头对警卫員張玉山說："小鬼！你也要改行啦！"

張玉山不解地："我？"

汪平："是啊，軍艦上沒有警卫員！"接着詢問地，"你以后干什么呢？"

張玉山："你又逗我了。"

汪平認眞地："不！是眞的！"

張玉山見政委这么严肃地說着，于是思索了一下，向往地說："我学开軍艦，你指揮，咱們就可以在海上跟敌人干了。"

汪平滿意而兴奋地望着他的警卫員："对！是要跟敌人干！"他想了一想，又說："不过現在还不到时候啊！"

張玉山不解地："那为什么？"

汪平："訓練么！从陆軍成为海軍，不經过訓練就能打仗啦？"

張玉山："訓練多久啊？"

汪平："上級要求我們在半年之內掌握海軍技术！"

張玉山有些惊詫地："半年！那么长啊！"

汪平："长！我們那个艦上，現在的訓練計划还是一年呢！"

張玉山显然很不滿意："那更长了！"

汪平随口答了一声："是啊！"两眼向前望去。

四

吉普車駛过外白渡桥，向碼头駛来，当駛到一个站崗的机电兵面前时，停住了，汪平从車內走下来，問机电兵："同志，陈艦长在哪儿？"

机电兵："在飯厅上課！"

临时作課堂的飯厅。时当上午。

陈执中站在課桌前講課　战士們圍坐在二十多張飯桌旁聚精会神地听着。

陈执中："我再来講一遍，Stability，譯成中文，叫做'稳性'。"然后拿起粉笔轉身向黑板上写字。

宋大明、老何和几个陆軍战士坐在第一行末尾。战士們一个个瞪着眼睛，向黑板方向望着，整个課堂鴉雀无声。汪平和張玉山从門口悄悄走进来。汪平指了指另一边桌旁的空位子，示意張玉山坐下；他自己便悄悄地坐在宋大明身旁的一个空位子上。

本来聚精会神地望着黑板方向的宋大明，覚得身旁有人坐下，他一轉头，惊喜地差一点叫起来："团长……"

汪平伸手暗示宋大明小声，便和他亲热地握手。

陈执中写完字，轉过身来，拿手帕擦了擦手。課堂內仍是秩序井然，好象什么也沒有发生似的。

陈执中繼續講課："这是作为物体，回轉运动中的个别情形。"

汪平和战士們望着陈执中。

陈执中："在偶力的作用下，使船体形成傾斜，偶力的力矩使船舶的縱向軸綫产生轉动。"——稍停，翻書。

宋大明轉头对汪平，用手指了指前边，輕声說："馬国华、小刘也在这儿呢。"

汪平："啊！"高兴地向宋大明指的方向望去。

陈执中："我們就叫它为 Incling moment 。"

馬国华举手站起来："报告！听不懂，什么力矩、力臂，越听越糊涂。"

陈执中望望馬国华，皺了皺眉头，但原諒地說："嗯，物理

名詞是比較难懂。”

汪平轉身看宋大明，宋大明也摇头不懂，汪平又轉身向陈执中看去。

陈执中：“好，你坐下吧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解釋着：“力矩等于力臂乘力，懂了嗎？”

課堂里还是一片寂靜。

陈执中又想了想：“对了，还要解釋一下力臂的作用，力到軸之間的垂直距离，叫做力臂。”他索性用手比划起来。

汪平听得也皺起了眉头。

陈执中比划完之后：“这样总懂了吧？”

一个叫小洪的战士忽然站起来說：“还是不懂。”

陈执中看着小洪，有些急了：“这是很簡单的道理嗎！”

值星航海长楊家堂急忙走过来說：“下課的时間到了！”

陈执中舒了一口气：“好，下次再講吧！”

楊家堂轉身向課堂宣布：“下課，立正！”

战士們起立，然后紛紛向門外走去。

老何和陆軍战士都瞧着这位新来的客人——汪平。

宋大明：“团长，我报告艦长去！”說完便快步向前走去。

汪平轉身和站在他身旁的老何談起来：“老同志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老何：“叫何福生。”

小刘、馬国华、小洪一窩蜂似地拥到汪平身边，同时亲热地喊着：“团长！”

汪平愉快地大笑道：“你們都在这儿！还有誰呀？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小刘指着汪平身后的小洪說:"小洪!"

小洪向前挤到汪平身边,叫着:"团长!"敬了个礼。

汪平和他們每个人握了握手:"好!……"然后向課桌方向走去。

馬国华、小刘和張玉山热情地拥抱起来:"小張!"

李秉正看着馬国华和小刘,譏嘲地向老何說:"看!課嘛听不懂,可勁儿倒还不小哩!"

老何亲切地提醒他說:"秉正,到哪儿都要講个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别这么說!"

李秉正不耐煩地:"大叔,你又来了!"轉身向一边走去。

馬国华和小張他們,愉快而热烈地談笑着,当小刘听說团长是来当政委,高兴地大声叫了起来:"政委?!"

張玉山:"是嘛!"

小刘猛地跳到凳子上,張开喉嚨高声向課堂里喊着:"同志們,咱們的政委来啦!"

战士們紛紛高兴地傳开了。

"政委来了!"

"政委来了!"

"是咱們的政委嗎?!"

"这可好了!"

大家兴奋地从四面八方拥向課桌,汪平和陈执中正在热情地握手。楊家堂站在一边。

陈执中:"楊家堂,派人把汪政委的行李搬到宿舍去!"

楊家堂:"是!"与張玉山走出。

陈执中："政委，先到我房間去坐坐吧！"

汪平："行啊！"随陈执中向外走去。

战士們紛紛看着汪平走去的背影。宋大明轉头向身旁的馬国华贊耀似的笑了笑，好象是說：多么带勁的政委啊！

小刘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动："好啊！团长来当政委，咱們再也不会受这洋罪了。什么力矩呀，稳定性呀，死推……"他念不下去了，問李秉正，"班长，那洋文叫什么？"

李秉正自以为了不起地看着小刘，应付着說："Stability!"

小刘对馬国华、宋大明等說："对了！死七八烈，老这么死七八烈、死七八烈的，能学好技术嗎？"

李秉正冷冷地插上一句："你少放空炮吧，海軍技术不那么簡单！"說完揚长而去。

五

陈执中住的宿舍里。

汪平在抽烟，陈执中非常客气地端一杯茶递給他。前面的办公桌上，摆着一只"云光"号艦的模型。

陈执中很有礼貌地："喝茶，請坐，請坐！"

汪平坐到沙发上。

陈执中边坐边說："政委你来得太好了。"之后，他望着汪平繼續說："我現在正碰到很大的困难！"

汪平看了看陈执中，謙虛地答道："是啊！对我們来說，建設海軍是新玩意儿，有困难是必然的。"

陈执中好象得到了同情似的，急忙补上一句："对，太复杂

了。”用手指着桌上的軍艦模型繼續說：“这么一条軍艦，科学技术，五花八門，样样都有。”

汪平注視着軍艦模型問：“我們軍艦的模型？”

陈执中解釋地：“不！蔣介石的‘云光’号！”

汪平：“云光号！”他忽然覚得艦型这么熟悉，于是站起来，走过去拿起模型来看着，眼睛里閃出一絲胜利的微笑。

陈执中想了想站起来，跟了上去：“是啊！这算是个紀念品吧！”

汪平轉身注視着陈执中：“啊！你在这艦上待过？”

陈执中走到汪平跟前来說：“是啊！四七年在那儿当过半年副长。那时候，我剛从英国留学回来，滿腔热情地想建設中国自己的海軍，誰知道到处受排挤，灰心极了，只好离开了海軍。”

汪平安慰鼓励地說：“在旧社会里，正直爱国的人士，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！可現在就不同了！”

陈执中：“是呀！”他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停頓了片刻，他又想起了一件事，抬起头，“对了，”他走到办公桌去，拿出一份計划来。递給汪平，“政委，这是我們的軍訓計划，今天的課程，就是其中的一个項目……啊，你看了之后我們再詳細談談。”

汪平接过計划，点了点头：“好啊！”

陈执中把汪平讓到轉椅上坐下，汪平又回头看了一眼“云光”号的模型。陈执中看到汪平这样，問道：“政委，你好象也認識这条軍艦？”

汪平指了指“云光”号模型，笑着說：“大軍渡江的时候，跟

它們打过交道，三条敌艦打沉了两条，可惜讓它跑了。”

陈执中：“也难怪，它是蔣介石的海軍王牌，速度快，火力强。目前它正在长江口外封鎖我們。”

六

浪濤汹涌的海上，敌艦“云光”号气势汹汹地行駛着。

敌艦休息室。敌艦长坐在沙发上，在看一份卷宗，敌副长坐在旁边的一个沙发上望着他，一个敌少尉軍官，立正站在后面，等待着命令。

敌艦长看完卷宗，抬起头，得意洋洋地对敌副长說：“总部为了配合美国对大陆的禁运封鎖，叫我們再靠近长江口巡邏，加强封鎖。”

敌副长站起来，恭敬地向敌艦长：“艦座說得对！”

敌艦长得意地站起来，边走边說：“你关照下边，眼睛要放尖一些，連一条小漁船都不要放过。”

敌副长想試探地提醒敌艦长，走上来說：“艦座，听說共产党也在訓練海軍，我們是不是？……”

敌艦长狂妄地：“嘿嘿……”一陣大笑，“老弟，共产党还沒有海軍，再說，訓練海軍也不是一年半載的事！”

七

当天夜晚，政委住的宿舍里吊灯亮着，汪平靠在床头，凭着台灯的光，正在看陈执中訂的訓練計划。我們看到这份計划封面上油印的字：

怒吼号軍訓計划項目分类：

一、基础理論知識

二、各种机器及武器构造原理

三、上艦实习及各部門基本技术操作訓練

四、全艦协同配合訓練

（半年期限内須完成）

計划随手放了下来。汪平看完后沉思着。一会儿他略显煩躁地在房間里踱着。

丁当，丁当……傳来海关的大鐘敲打八点的响声，汪平坐到書桌旁拿起艦队的"关于軍队訓練指示"来看。張玉山提着水壺，悄悄地推开房門走进来，他輕輕地揭开热水瓶盖，上滿水后，又走到桌旁欲往茶杯中倒水。汪平抬起头来奇怪地問着："小張，你不是下航海班了嗎？"

"嗯！下午去的。"張玉山点着头。

"哎！怎么还管我这些事？"汪平愛撫地說。

"哎……"張玉山笑了笑："也許是习慣……总不放心！"

汪平接过水壺来，握着他的手，喜愛地望着他。

"謝謝你，小鬼，坐吧！"他拉張玉山坐下，張玉山反而不安起来。

"这两年多，咱們一起从黃河那边，打过长江，追到福建，現在我們到了海軍，今天你又調去学航海，这变化多大呀！"汪平說着打开抽屜，取出一本工作手册来，"这是首长今天給我的，我轉送給你吧！"他把本子递給張玉山后站了起来。

張玉山高兴地翻开本子，看着毛主席的題詞。汪平向他說："应該常常想着这两句話。"

張玉山抬头看政委，只見他正背着自己看着墙上的一个鏡框，鏡框里边是笔录的題詞：

敬录毛主席題詞：

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，

我們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軍。

汪平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于怒吼艦

八

月光洒满了黃浦江，船只停泊不动，高楼大厦巍峨的剪影，屹然聳立在江边；外滩的路灯熄灭了一部分，少数的路灯，更显得深夜的沉静。

馬国华和小刘悄悄走出宿舍，之后，从桥上輕步向活动碼头跑去。

汪平披着大衣走出宿舍門来。忽然发現碼头边，有两个战士向軍艦跑去，他詫异地跟了过去。

当他走到碼头木桥旁时，看見馬国华和小刘正和小洪在軍艦旁糾纏不清。

小刘恳求地："就机动这么一回吧！我們只在机器旁边看看，保証不动手。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